

禮俗權衡 全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77

60

55

50

45

40

昔者太公之在齊也因其俗而治齊之俗舊矣記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今以囿於俗之身而欲與積習之人言禮徒見其不相入而已矣然吾聞之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吾雖不敢以之繩人獨不可以之律已乎雖不能遽施之族黨獨不可姑行之門內乎余所居齊地也山陬僻陋其人讀書服禮蓋未能漸乎宋元以前余幼而習之不能知其是非中年以來多涉經傳兼浪遊南北耳目所觸發覺鄉之俗殊有不可解者屬家門多故期功之喪無歲無之而凶禮相承彌為淆亂心議之而未敢顯言頃當過庭家大

人有所感而命之適與小子相合因歷述諸所見以請
皆不責其誤且曰爾盍筆之於書乃退而論著自安矣
鄙不敢雜徵妄引第就見聞所及推本禮意以稱量俗
之可否其不甚背於禮者與夫不能周知者類無譏也
書凡二卷名之曰禮俗權衡客有見者曰是可為一鄉
之書也余謝曰是大人之意為一門之書已矣抑鄉鄰
之君子有欲因俗而行禮者或有同好焉康熙己丑中
秋趙執信序

禮俗權衡卷上

益都趙執信柴叟著

辨族

類族辨物見於義經詩書所稱親親尚矣左史而降三
黨九族具載簡編幸則霑被利祿不幸則逮及淫刑豈
非人道之相與繫維而禮之所託始者與故首著於篇
漢代孔鄭大儒之注經也以本身上至高祖下及四世
孫為九族後孺多從之竊謂聖帝哲王之所以親睦九
族者必非徒有虛名亦非僅在一室人生即躋上壽安
有九世同時之理且睦之為言烏敢以加之祖父乎是

風陵書屋藏本
澤田瑞穂

禮儀典
卷一
斷斷不可通者

三黨之說由來久矣王肅云父之族四母之族三妻之族二為九族是古今之所共循者也三其綱也六其目也

父母之族於人最重坊記孔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則不睦者之為不孝可知也故曰重也

敘族以服為斷九族者皆與身為服屬者也故祖母之族不在焉而况高曾祖母之族乎引而親之有差等矣妻與父母之族並舉而不僭者記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之主妻也者親之主也

敢不敬與昏義云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故君子重之今俗士或無禮於婦家而倡為異說者不知故也

三族者為父母及妻之同姓也其六族則次而之異姓者也陋儒不察槩而論之曰必先父族於母族先母族於妻族是昧於輕重之序而不可行者也夫父之三族者父之姊妹所適人與其子已之姊妹所適人與其子已之女所適人與其子母之二族者母之母族母之姊妹與其子妻之一族者妻之母族皆異姓也今使母之兄弟為已之從姑之夫或母之從兄弟為已之從姊妹之夫得去其舅之名而敘父族乎娶於母之表兄弟得

不稱妻父乎壻者父族之末也得先於母妻二族乎故必先三而後六異姓不得加同姓不可易者也

所適人與其子云者不可以波及他人也若姑姊妹及女之壻若甥皆其子之屬也母之母族妻之母族者不可以旁引他姓也若其遠族亦難泛施也因母與姑姊妹而及他人者嫌也因妻與女而及他姓者辱也辱之為者尊人且不可矧藉妻與女而自尊者是不可言也已故斷斷乎無溢於九族之外

父之中外兄弟父之婚姻兄弟不在九族之中而亦不容不脩其敬律以父之執友可矣

婚姻兄弟見詩疏

兄弟之婦家於我為何等族耶子之內兄弟若姪於我為何等族耶又况羣從兄弟從子之婦家姪婦之父族耶

祖母及高曾祖母之族亦親之者我自重其先人因母族而錫類及之者也情與文皆不能不殺也若我以之加人則不可也何也姑姊妹之孫若曾孫祖姑曾祖姑之子孫是不可以父族槩之者也况乎疎族之姑若祖姑我與之無服矣而顧傲然臨其孫曾真妄人耳

聯宗者世情交道之一端不若師生同年猶以天合焉而泥之太過至於互子弟其子弟互宗祖其宗祖念之

禮作稱稱
令人面熟此種交分不過本身及其子而止耳無連及
伯叔兄弟增室礙焉

稱名

記曰禮者自卑而尊人又曰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懸斯三語者於吾鄉數百里之內可以解惑可以砭俗可以驅草野而歸彬彬雅矣然語云名不正則言不順名非供諂之具也余行南北聽其親串間相呼北言多質南言多婉質則易俚婉則易文夫名也者言也言也者文也君子於此必能審所從矣

生曰名死曰諱字者男子之美稱古人言必自稱名朋友相呼以名子孫不諱父祖之字近代此義日微往往自諱其名頃在真州晤一俗士問其字應曰字某又自解曰緣諱某故也余不覺絕倒吾鄉惟新城王氏父兄呼子弟之名古禮也諱家尊之字東漢時已然近遂有孫不知祖字者習俗日深靡由更正姑存此論而已
外祖稱祖妻父稱父母舅稱舅姑丈姊妹丈稱姑丈姊妹丈或曰夫從母之夫稱姨夫天下所同然也惟於中外兄弟南中呼表兄弟北則直斥其姓而加行第曰幾兄幾弟於表伯叔亦然妻之伯叔南中呼伯公叔公呼妻之母舅曰舅公北亦但加行第於伯叔之上與己之

伯叔無別也呼第幾舅與已之母舅無別也之數者惟斥舅家兄弟之姓為不可女子以姓為諱嫌於母也與表伯叔之嫌於祖母者皆宜隱其姓而從表妻家之親皆宜著姓其伯叔或加岳字以別焉

按後漢書稱祖母之兄弟亦曰舅今稱之同於外祖不敢僭父也姊妹之夫互為僚妻之姑丈亦僚耳祇可敘他親或從世法常稱若相呼以姊妹丈及稱姑丈不亦惡乎

父母祖父母之於子孫也呼其乳名至年大則呼其行第伯叔亦然或於行第下著官字於古有之海內畧同聞於從子之有年位者呼其字舅於甥翁於壻時復呼字長者之為稱如是止矣過於此者替矣

妻之祖父及親伯叔呼壻皆宜以字表叔於表姪姑丈於內姪之年長者皆宜然此外非齒德之尊者於後輩祇可稱兄或有名位者從世法稱之斯為至當今於婚姻兄弟之子弟稱親家可也槩施之其羣從未可也

鄉俗之最陋者稱伯叔母從伯叔母之兄弟皆曰舅其人亦居然以舅自安也呼妻之姊妹之子曰甥也稱子壻孫壻姪壻妹壻曰姐夫也夫舅也而顧執途之人而漫稱之是不敬其母之大者若夫自安於舅呼人曰甥

稱女夫曰姐夫者不睹稗官小說中此言出於何等之口皆未之思也

都門相稱最鄙子弟稱諸父壻稱妻父與奴僕之稱主人無別鄉俗近有效之者何以自異於僕隸耶

吾鄉鄙夫妄自尊大非惟記傳所無直是人理所罕有再從叔祖母之姪女之女夫而呼之曰姊丈者有疎族之姊妹抱中許字一人未久姊夫所許人長而貴遂呼之為姊丈終身者有於母舅之女之女夫而以舅自處者有於從姊妹所適人之姪孫而以外祖自處者有於族祖姑之曾孫族姑之孫而以表叔自處者名刺直作

眷生辭之反以為恨嗚呼其可哀也乎

名刺往還着弟生侍晚等字蓋昉於近世爾仕途相襲森然如律例仕途之不可行於鄉猶鄉俗之不可通於世也然則鄉之中以何為準曰自卑而尊人盡之矣口語亦然

北人相呼無少游移於父之相識輩行輒稱伯叔不第荒忽之中表久遠之姻婭而已甚且有因伯叔而遞上之者昔侍王阮亭司寇語次及此嘆其不倫竊見南中人士於父之婚姻兄弟稱老親家猶之舅與姑文名實相副未為無禮奈何以伯叔之尊親泛加之乎然則九

族以外若之何稱之曰先生也親丈也親翁也酌而施之其可

南士稱妻父之表弟曰表叔公則支離矣吾鄉不敘為允又吳下呼他家之僕曰大叔殆不可曉北人樸僮者聞之無不驚笑也

儀節

五禮之義後世僅存固非末學所敢議及乃若耳目所接宴賀婚娶之文地異家殊得失互見準經義以協人情又覺質勝於文多多矣故舉其什一於左設為通人所笑亦無辭焉

父事兄事隨行雁行禮之節也仕宦中循之甚嚴近亦浸微矣通都大邑猶尚知之僻壤下士去之甚遠可怒而不可責也其或明知而故違之者奚以見相鼠之詩人也耶

經云鄉黨莫如齒記云再命不齒於鄉二者相持孰能相下以余論之昔人以得齒遇為榮以人所不齒為辱則是序齒亦必相等夷者非謂負販傭保之流皆可以齒尚士君子也若記所謂鄉者蓋泛指鄉之人耳非族姓戚屬也彼驟貴還里而恥與中外至親為伍與夫市井賤人目無顯者皆背謬也之二者君子尤薄貴人曰

彼不憶記之自卑而尊人也耶

外祖母舅之尊不啻從祖從叔也妻父稱外舅同於舅也行則隨之拜則受焉禮也舅與妻父受再拜而止亦禮也北方子壻不隨行坐次在諸親之上杭人畜壻如子姪次於內兄之下過猶不及皆乖禮意余於諸舅及外舅始脩隨行再拜之禮鄉之從者什二三爾

宴賀之儀豐畱量力昔繁今簡隨俗順時安能瑣瑣繩之中間小未安者莫如黜偽而崇真也鄉黨相賀不過魚肉蔬果羊酒之類隨宜增減若浮華之流羅列金幣喧騰車馬既為受者之煩亦恐後來難繼有識者裁之

宴席以適可為佳交親篤厚醉飽流連亦貴有節至於僕飫饘粥馬足芻豆殆不可少者今或矜飾供張糜動賓主而騎從萎蕭相視內慙甚者草具固留不憚寒餓是曰薄俗又作偽者之所羞矣

禮筵公宴卑幼告坐以余四方所見不過長揖而已曩歲有事於鄰邑大家見其子弟臨席僕僕跪拜無數使為客者跼蹐不寧將謂長幼之節果盡於斯乎斯亦近偽而可損者也

吾鄉婚禮遠勝南國者有數事焉不受聘財一也妝奩不責厚薄二也必親迎三也乃若撒帳鬧房一切惡習

自昔未染所謂鄒魯之遺風非與其間小節出入苟無害於義可無置喙

昏姻惟相近郡邑十餘舊家世世相結既無非我族類之嫌亦得女貞不字之實而且氣習不至懸殊來往亦省勞費小釁易弭大勢相維方之朱陳殆無愧焉屬有貪利慕勢之夫不慎審擇輕冒非偶之愆潛取不測之辱可憫也

婚後惡俗莫如續娶者將新婦詣前妻之母家謂之替頭拜前妻之父母呼為父母於其家老幼一一如親而彼家亦受之不辭留止愛暱畧如亡女甚者或過之認賊作子惑之甚者而為新婦者去閨中幾日矣在室深自避匿雖從兄弟外來至戚不易見也今則謂他人父謂他人母兄弟子姪固非胡越晨夕食宿了無嫌忌試為設身處地有難為情者他方未之聞也余家遵先慈之戒遂痛絕焉

壻偕女歸寧止之同居於內親之也而非禮也禮貴有別夫室中豈無他女與子婦乎深有不便者存表兄弟若內兄弟與壻相狎謔他方亦有之不至如鄉俗之悖動則訕父母詬室家以為歡笑反以異己為迂恐名教中人未合如是請相與損之何如

家箴

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火烈水濡之義非第行於國也昔之君子閨門之內儼若朝典彼獨非家也與哉余家世著寬厚然節文內蘊古道斯在今日者壞矣恣睢始於一二人而禮度失之千萬里余欲泛論家庭之際恐來反唇之譏且他人家事余曷知焉故第以門內言之賢者以為規不肖者以為罪聽之而已德非揚矜何暇他稱庶後世子孫有所防焉鄉黨序齒况於同姓廟中之輩行即平時之秩敘也吾家先人過長者家必隨行遇諸途乘輿馬必下以慶弔

來拜之今則迎送拱揖不異他客然猶未至以小加大久則不可知矣夫臨卑幼以齒而陵長老以勢是無往而不自大也願以斯為戒

大邦人士於父兄伯叔及先生長者朔望必揖省候必揖將出行必拜父母歸亦如之今俗諺云家無常禮於是相見惟通寒温兩目直視兩手下垂若麋鹿然不已野乎

父坐子立千古常經余兒時見諸大父侍曾大父側不命之坐不敢坐也家大人及諸父在大父前亦如之今則岸然就坐顧盼自豪諧笑無忌雖父兄相寬假抑豈

不稍自覺耶

父前四拜禮也余家皆連拜簡也父坐而受諸父立而受宜也余家父母亦立受過也竊謂宜改從四拜父母坐受非大慶賀命之簡則再拜固命之乃連拜先祠朔望當再拜從伯叔亦當再拜

先祠自春秋二祭外元旦及已之生日皆一連拜而止竊謂未安夫事亡如存孝道也祖父母父母之存也於是日皆鄭重拜之今顧苟且如是可乎秋冬上冢於他所皆別拜之二者相衡是非瞭然矣若朔望一再拜可也

兄前再拜禮也余家弟拜則兄答之猶曰可也既起而兄復拜弟弟亦答之如兄可謂陵替矣無怪乎弟之視兄蔑如也余始不拜弟若循禮而行當自兒車始

聞諸老成當再拜者而四拜焉則答其二母舅也妻父也兄也庶母也從叔則不須也當答二拜者而連拜焉則跪一膝而受之舅及妻父可不須也嫂可無拜也而並拜者褻也

吾家往時已之生日必徧詣叔祖父母伯叔父母拜之甚至從兄嫂亦詣之殊荒怪自余乃止

嫂叔非公見不必相見至於從嫂彌當推而遠之若無

禮儀補遺 卷一 二
事而見且有戲侮之言此何心哉新婦於此等叔當避之如讐

兄弟相戲始於家塾之童時而漸於羣居之酒後然不可為訓也始或無心繼且相尋矣既犯諸兄浸侮諸父矣嗟乎吾見其人也

行第之重自唐已然族姓繁衍動連數十亦盛事也況於一祖之孫歲時在前積而日多秩然不紊既快心目亦便呼遣殊有益於天倫者也

兒輩幼時雖童婢稱之亦宜加乳名於上既受室或遊庠而後定其行第則定矣

昔人諱嫌名唐李長吉以之罷舉韓文公為作諱辨不能奪也豈非仁人孝子聞其聲而怵然於心耶今世雖不然若自名其子文字亦多矣於本宗先祖之諱同音者避之不亦可乎

謝太傅千古風流而不可以稱儒者夫期功不廢絲竹老年疾病者可耳與子弟決賭則兒戲矣至若攜妓一事宜大為之閑蓋人心如川易流而下血氣未定何必少時忽有自陷溺者遂致父子兄弟之間儀檢蕩然動成笑柄可不慎與詩云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又云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悲夫

禮俗權衡卷下

益都趙執信柴叟著

服制

喪服之制間見於經歷代相沿不無損益今者禮律昭然較若畫一士大夫雖有專家之學無容拘牽經文而行古之道也若其間纖悉之節一邑一里家不同矣第求不違乎律不遠於禮而得其心之所安其可乎三年之喪通於萬古而行之者或相去遠甚北方皆著重哀粗布自始至禫雖褻衣衾藉之屬無用帛者自淮而南則大不然久客其地者有庶見素衣冠之歎積習

所使固無足譏而吾鄉近亦浸趨於薄矣先大父居先
曾祖父母之喪不御內不茹葷三年如一四十年來不
聞遠邇更有能者若不免於御內而笑人之飲酒食肉
或飲啖於室而責人之與席聽歌特五十步百步之別
爾是在自致而已君子蓋無言

杖期所以別於期也鄰邑名家眾孫於祖父母之期皆
執杖若以祖在為祖母承重擬之可也若以庶母及妻
擬之可乎不可吾無取焉

期服有禫雖見於記乃古人父在為母服故十有二月
而禫十有五月而除頗有涉獵經傳而未深識者於期
服適踰九月而著青黑之衣曰吾禫也或者非之彼反
笑人之不讀書爾

吾鄉期服衣裳冠履皆以素無用帛者大功小異小功
以下青黑其冠纓而已二十年来漸不及前時期服者
或內著青黑帛衣尚以布素大功僅素其履耳將何以
為之規竊謂老親在堂當有避忌者為卑幼服者皆可
從今否則仍從其重者總及降服準是可也

親在則服從輕於禮有之記曰父母在衣冠不純素
為殤服有七月之大功焉律無而禮有之也
外家之服服於家不可以入祖廟妻家之服服於室不

可以見父兄

家長無為妾服之例近世名公援禮為貴妾總之文以總其寵嬖誤也春秋列國夫人小君之媵皆以姑姊妹故得為貴爾若買用千金可謂貴乎喪服小記第云為妾有子者總

婢有子者嫡子衆子為服庶母之服於禮於律蓋無其文余竊以為未安當其婢也蓋以奔走給使於子女之前者也烏可以母之若其所生之子若孫為之服則可矣其子貴他子壓於貴其亦可矣苟為之限亦慈父之用心也

居喪

喪以哀戚為主况於始死何暇旁及自昔所傳附身附棺而外哭爾踊爾復爾斂爾成服爾不聞有他余行南北所見類不甚相遠吾鄉之俗於斯時也極可笑詫家大人力矯之猶未能盡變故詳列而深辯之於篇

親老而多忌諱是無可如何者也若其不然則棺槨衣衾宜夙辦也徃徃於此則忌之而親病未革輒具衰經帷幕袴履之屬氣甫絕而滿堂如雪矣檀弓云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不為也王制云絞給衾冒死而後制蓋不欲有死其親之心也是安可以

責市兒女子

古人斂以時服吾鄉為親製附身之衣惟用絹而戒用綢段云綢者仇也段者斷也直是愚騃稚子語而世家皆守之夫絹與綢段皆出於蠶絲機杼而顧受命於音然猶無害於事也衣雖盛夏必寘重綿曰後福綿綿也子孫取無益之讖而亡者有速腐之虞殆未深念之矣三日而斂斂而成服遂為口語而莫能遵之記問喪篇曰三日而後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

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如禮所言則夫未斂而成服者亦為不欲其親之生也曷以亟為三日而斂亦有不可執者則夏日也既畏炎蒸復忌雷電肖翹蠅蚋亦屬可虞不如早斂為安雖成服緩庸何傷

至惡最陋之俗曰捨勞始死者骨肉未寒棺斂未具男女盡室棄之而出前持紙錢以桶昇水謂之漿水城居則詣城隍廟村居則詣土穀祠拜於神焚紙錢以水澆地羣哭而歸如是者日三舉至第二日之夜夜半出去家以遠為期族黨奔赴里巷雜遝焚芻靈喧鼓吹謂之

送盤纏雨雪無阻至第三日未曉而返返之夕而殮其
奔赴者謂之陪勞衆多則人以為羨少則以為辱近余
家間有日一出者其夜出槩不遠行婦女絕不出鄉之
人是非相半余中年喪妻承大人命遂斷此舉諸母及
嫂或悲之曰某妻貴人也歿不得少漿水余聞之不覺
破涕而成笑

送死大事不可使婦媪與聞彼其昏識僻見堅不可奪
妄引曲徵動相罪過荒迷之頃徒亂人意倘是尊行尤
難故違遂致心知其非而躬蹈之余見之數矣

惡俗大不可解亦大不可言夫漿水將謂亡者得飲之

也求諸廟謂其在鬼錄也竊以神道恍惚罪福難問然
福善禍淫天之道也事死如生人子之情也豈有魂氣
未離乎體而已被拘係之理且以桶水覆地而飲之是
視其親為何物耶其尤甚者以紙錢曳地徧行廟中何
處絀止則曰亡者在是相與痛哭有時著於刀山油鑊
之間則哭彌厲真可為之噴飯夫使其親善人也不至
是也使其親惡人也陰譴尚不可知而子若孫先播之
於衆也非大惑與然近歲士人家無之矣
婦女俱出是為大不可言酷痛撓亂之際妝而出乎不
妝而出乎頗有薄自修飾者是何肺腸也而閭巷無賴

招呼聚觀指點好醜白日之下無少遁形迨夜而紛紜
往來冒涉多露或值雨雪益復不堪夏露締葛隱見肌
膚冬踐冰霜顛倒履襪遺羞存亡莫此為甚矣
深夜遠出為大不可忍而且有大可慮者存焉屍體未
斂宛然在牀兒女崩奔不相守視徒委之衰嫗稚子中
夜煒煒或至倦卧狗鼠之不戒縱免傷殘保無凌踐而
孝子方在遠野為無益之擾攘孰重孰輕可忍不可忍
當自決之設因室空無人偷兒潛入罄其資藏後此之
謀生猶緩目前之成禮何憑更有劫質孝子變出非常
安親之道固如是乎

僧徒佛事

佛事宋儒不為將以陰道為無知也夫芻靈見於經紙
楮錢帛之設方如伊川不能革也是獨為可知乎竊謂
佛法靈異昭於今古延僧禮誦正復何損楮帛之焚反
恐太過耳近有偶效他俗焚亡者之衣冠更不必也
作佛事必延名僧致誠敬不必於家也乃若市井僧徒
不知戒律不冒經咒惟以彈絲吹竹為事甚者做技戲
優伶之所為喪家崇尚里黨聚觀或與道流競勝駢
肩於市列陣於野其為惡狀不可殫書恐汗吾筆耳
黃冠法籙北土失傳其齋醮經咒皆村學究依釋典為
之了無文理更復竊其法器習其梵唄堪資捧腹爾奈

黃冠齋醮

何信之

五七七之說相沿久遠無害於義然人家有幾子者即不作第幾七以為禁忌不知何故安得家家有八九子乎鄉俗尤重五七盛設祭筵親族畢會邇日徃徃減入一二日為之皆師巫之見耳

始喪匆迫百事未及先於門外立小竿書亡者鄉貫姓名生卒月日於紙鋌上掛之纍纍然弔客望之而入五七滿而撤挂既葬而仆竿年久不葬竿有朽者殊亦無謂百里外即無是矣革之可也

弔祭

知死者弔知生者唁然記又云夜居於外弔之可也弔亦不主死者也通都大邑開弔皆有定期以訃狀達之非其日則不受鄉中不然蓋亦繼於人力非簡略也故五七中無日不受弔祭是不必改至於繁文細目亦有可議焉

昔人以不執孝子之手為任誕則弔而哭者禮也吾鄉弔於至戚好友鮮不哭者南中不爾皆寂然一拜而起雖服內子姪有哭者則羣笑之頃歲鄉曲孺子亦以哭友相嘲諷是南兒也

辰日不哭自古皆然唐文皇辰日哭張公謹白傳歌詠

禮儀典卷一
之以為希有盛德矧子弟之於父兄何忌焉假如死以
辰日將無哭乎弔客有忌者固無不可

弔婦人之死非服屬可無哭也婦人出弔尤須審量鄰
邑婦人弔於姻家必哭遂至哭親家翁此淚為何而設
耶

孝子之於弔客稽顙而不拜禮無文客於孝子亦當有
以相成故既拜而退無所庸其酬接脫欲有言更於苦
次就之可也今或立談良久慰藉殷勤可謂賓主交失
復有既拜之後重拜孝子者或孝子辭則一跪而起者
非第煩碎直是大謬

弔祭用名刺皆從死者而喪家則以孝子之名復之竊
以為未安夫死者安可與生人來往徒以紙楮祭品皆
緣死者不可以遺生者耳不思孝子可以名復亦何嫌
乎於婦人之喪尤不可通豈生時名不出於闕而歿後
乃有交際耶斷斷宜從主人

弔客自九族而外鄉鄰朋友而已鉅公名閥則有門生
故吏同年世講益以本土官長異鄉知舊止矣昔人固
以會者數千人為榮亦以非我族類為辱若死生皆不
相知可無弔也其人或是先人所不齒辭之可也故弔
於人及受人弔咸自審焉

五七之為時甚寬弔客每易因循喪家輒至懈玩屆乎期迫遠邇內外蜂擁蟻附彼此皆困鄒平張忠定公家令以日中前受男子弔婦人以午後內外秩然深可為法余妄欲竊取其指以立弔規於一七二七受本地人弔三七受百里以內弔四五七受遠方弔其遠而早至者重拜之近而後至者或以疾或以遠歸及有不護已辭於主人而後主人受之是自愛愛人之道也願質之高識君子

弔不以人至而附致名刺者慢也受而不辭過在主人祭品之見於經者羊豕酒醢黍稷果蓏自餘奢靡繁飾徒損生人無益亡者有識無取焉東漢詔書云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至哉言乎夫喪家惟力是視期於備物致誠若他人當有限制竊擬香楮而外米豆粉麩蔬果餅餌海錯南珍可以供客可以經時其多寡厚薄緣情守分三牲不必設油蜜堆砌之屬不必作合用猪羊者或致其值或生遺之既惜物力亦利存亡庶幾可久

吾鄉神饌極為叵耐每盃蔬肉必高數尺內以棉子小豆實之甚者用木石泥灰一陳列而已其物皆穢敗矣或遇炎暑氣臭四出過者擗鼻不識何所取義家大人

禮儀集卷一
深惡之常與親知語及必苦相勸止也

殯葬

殯者置棺之所今俗呼葬曰出殯是也相沿漸訛昧其
意義至問葬期曰何日殯則大誤矣余與葬合而論之
者欲人之分之也

每見故家皆殯於寢延客於堂作佛事亦在堂中獨吾
鄉殯於堂縛竿覆席為棚於庭中使客拜於堂下非禮
也又令僧徒道士喧雜共處混不可禁而其棚夏秋畏
雨冬春防火故當變而從他

葬有期矣徧告於曾弔之客禮也以求請送葬為辭則
非也遠來之客皆浼親族主之禮也喪家設宴召優無
異吉禮亦非也至於以厚賄邀顯官以重賞聚惡少烜
赫出入自謂豪舉非我所知矣

喪葬厚薄百里殊風何以要之其惟夫子之答子游乎
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烏乎齊夫子曰有勿過禮
苟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而
孟子又曰得之為有財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故無而
強致與夫有而過禮雖曰非也不猶愈於有而謬飾於無
藉口於禮以便其私者耶

葬之費莫大於結布席為棚一於門前曰門綵三於墓

禮俗考卷一
所曰停靈曰拜曰堂祭侈者費踰千金尋常亦以百計
墓前左右列小棚張幄幕以待賓客之飲食憩息鄉俗
首憚乎此夫以千金之重營於經年而盡於崇朝似乎
不必然欲革而去之則勢不能也何者棺未下不可以
露止客之來不可以野處况有風日雨雪之恐安人即
以安親也惟堂祭一棚可無設爾門前者雖無用也藉
令空然如平時雖村翁愚婦有匿笑者矣斯不可以禮
律裁之者也為之奈何曰無太過無不及循聖賢之言
自此而降亦不足憚矣亦可以損矣
往歲結棚之後皆宛轉親族分而任之既貸物力且紓

人勞比日風尚益漓巧詐百出或有年久家落不能報
施者固無望也爾乃設謬數以徵償擿前非而避責橫
目者寔恥之無如量力而自營焉

葬時紙楮侈汰彌甚為幡幢多至數百掛大都隨風飄
散徒供路人掇拾比至塋域十不存五或有風雨不出
郭而蕩盡僅餘戢戢竹竿耳更復堆紙為大宅連亘數
畝樓閣堂廳容人出入無識男女縱觀嘆羨未火而盡
略如幡幢通計所費亦半布席徒欲去彼而存此何與
謂堂祭一棚可以無設者何堂祭尤宜刪也分請至戚
二家半出勉強而應堆油塗蜜而外間以花草像設近

忽益以古玩金帛往往假之親友陰相煽助致其相競以勝遂使同室分顏姻婭成隙無益有損莫過於此吾里孫文定公遺命絕之良有以也

道祭者亦名坐祭郡城最盛近漸行於鄉邑其祭量墓遠近設於道周不一而足有類禮所謂出祖者祭品棚幕視堂祭微矣各請親友主之無傷於侈反覺可遵惟鄙俗有路祭者與道祭同名而異實葬期既屆比屋邀請不問親疎不擇流品多至數十百人皆具一案一倚一盒迫近神道左右列置半令稚子主焉分張潦草甚於村社柩至其間止而不前主者背柩而拜衰者在其

後倉皇顛頓移時乃畢鄰邑遂有刻木為肴果或使僕輩衣冠代了其事者余家革之而里中方熾也

送死大事也葬大之大者也柩至於墓矣惟葬為亟既下棺而封矣送者拜而反禮也雖貴官遠道豈有以禮來而不能俟須臾者每見停柩不下先肅貴客次延堂祭又次餘客咸拜而出乃遷棺焉寒天短晷或致草率是狗人而輕其親也余謂孝子則奉棺而寔若葬未竟而客入使羣從拜之可也

賻古禮也而今成惡道漫投者輕人也濫受者自輕也竊謂非懿親執友可無相賻乃若未營葬而先計賻是

禮俗補遺 卷一 三
子柳所謂家於喪者君子恥之

鄉中造墳昔惟用磚石三十年来競尚灰隔其制小異於金井正自精堅而好為觀美者於容棺之前更築一室著几席琴書明器之屬使地中有空處非古法也

青烏家言自管郭而後代有能者迨於宋儒朱蔡彌加尊信今其術微矣其書龐矣將烏從而知之曰內省吾心外殫吾力可以安焉斯已矣若夫因陋就簡歸其過於先人行險貪天受其成於下士嗚呼尚忍言哉

葬後三日而上冢忌日祭於墓寒食十月朔日掃墓俗也即禮也鄉俗一塋之中數世葬焉附者無算吾家每當掃墓徧拜附葬者不問其親疎乃若世父之親及尊行有德者雖望見墓門不往拜也余竊非之夫無過不及之謂禮若寧厚勿薄耶則何不小紆道而拜親有德者也今在一塋是就便爾為生者爾何厚之有且所貴乎有子孫者奉祭祀守墳墓也從祖若族父之無後者拜之禮也而泛拜者無以別於其子孫也禮不欲煩煩不可以請遂已之

以余所見於他方葬之際有絕可怪者今姑舉其一二長子婦扶柩而出其歸也乘輿而抱木主或有結綵為船而乘之者坐是多啓爭端有長婦續娶不逮舅姑其

婦不甘者有無子而見陵於庶之有子者於是有同扶
焉並乘焉適供外間談噓吾鄉婦女不俟葬而先歸或
是新兆則不至也是俗之善者

有少子負重者自五七以來所積僧道疏牒及一切煩
碎之物皆令少子戴之而行數人扶掖殆不能勝若在
穉幼尤難堪忍此則於陵之北數邑爾爾余無由請其
說或云是長孫事

南北多有即墓次攜酒肴奠甫畢而苦勸孝子者或曰
除憂或曰開葷期於沉醉昏迷不記歸路而止余親見
之其孝子勉從迫制或有既醉而長號者深可憫也吾
鄉亦無之

三年之喪既終則親族為之除服或以幣或以酒肴或
治具而邀之吾鄉間有行者為慰耶為賀耶稍有知識
必不爾矣

禮儀

卷一

三

